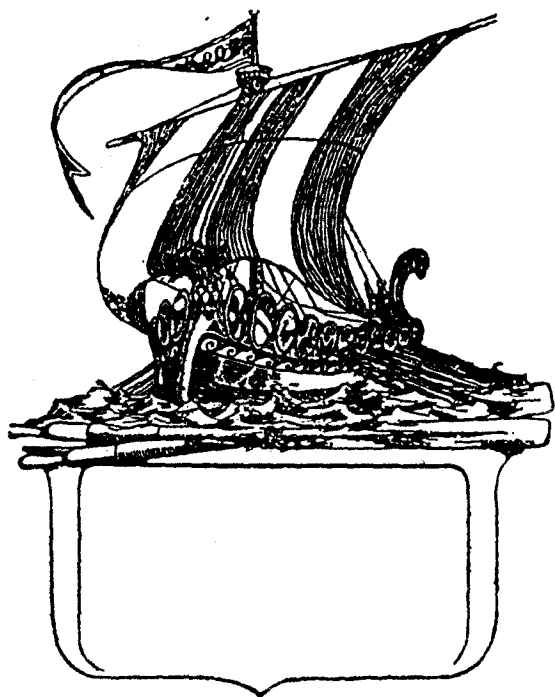




灵魂的枷锁

责任编辑 莫 多
装帧设计 潘岱予

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东欧卷
灵 魂 的 枷 锁

林洪光主编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75字数：329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160册

ISBN 7-5008-0205-6/I·52 定价：4.60元

目 次

- (1) 前言……………林洪亮 文美惠
- (1) 灵魂的枷锁……………
〔保加利亚〕 鲍·拉伊诺夫 著
陈九瑛 译
- (103) 建筑师的奇遇……………
〔保加利亚〕 斯·斯特拉蒂耶夫 著
樊 石 译
- (137) 象一颗启明星的人……………
〔保加利亚〕 帕·维任诺夫 著
金丕良 译
- (199) X医生的浮游生物……………
〔波兰〕 马·赫瓦斯科 著
易丽君 译
- (219) 在外交代表机构……………
〔波兰〕 塔·鲁热维奇 著
易丽君 译
- (231) 头巾……………
〔波兰〕 杨·博·奥若格 著
易丽君 译

- (257) 鹈鹕鸟……………
〔波兰〕 沃·茹克罗夫斯基 著
易丽君 译
- (271) 书……………
〔南斯拉夫〕 伊·安德里奇 著
郑恩波 译
- (291) 放大的照片和讨厌的猫……
〔南斯拉夫〕 德·米哈依洛维奇 著
娜 娜 译
- (323) 转门……………
〔匈牙利〕 柯罗耶瓦里-格罗特彼尔 著
张春风 译
- (339) 橡皮狗……………
〔匈牙利〕 莫勒托瓦 著
冯植生 译

灵魂的枷锁

鮑·拉伊诺夫 著

陈九瑛 译

〔作者简介〕

鲍戈米尔·拉伊诺夫(1919—)，保加利亚著名作家和美学家。现任作家协会第一副主席、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两次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60岁时又荣获“季米特洛夫”勋章。

拉伊诺夫生于索非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作家、哲学家。拉伊诺夫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中学时代就参加马列主义小组，反法西斯斗争时期编过地下刊物，解放后先后任《艺术家》、《艺术》杂志及《文学阵线报》主编，《黄蜂》、《九月》刊物副主编。并曾任大学美学教授和驻法文化参赞。

拉伊诺夫早期诗作表达了对乱世的忧虑和对前途的信心。解放后转入小说创作，题材多样，有写城市生活的《平日漫游》、有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下人民生活的《角落里的人》。后期描写当代道德题材的小说《黑天鹅》、《通向圣城之路》在文坛上受到重视。《灵魂的枷锁》(1966)是拉伊诺夫的名篇和代表作。

他一路上默然无声地飞翔，悄然而又急速地向着超时间的灰色光亮行进。两旁闪过模糊而黯黑的阴影，似乎是一片片森林。迷濛的道路伸向那无尽的阴影深处和超时间的灰色光亮之中。

一会儿，他不知不觉转向了另一条路。路旁有一条迟滞的、仿佛充满了溺死鬼的暗绿色河流。他沿着这条路飞行，河流也随着他在飞行。那深深的河流紧紧地依傍着道路，使他觉得二者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连成一体，而自己则会堕入河流中去。

接着他滑过了一条穿越黑暗而寂静的山丘的道路。随后又滑过了第五、第六条渺无人迹的迷濛的道路。这都是些笼罩在灰色光亮中的超时间之路。他满怀希望地飞翔，期待着能抵达某个村庄或某座城镇，尽管他明知这是不会发生的事。因为沿着这些道路是什么地方也到达不了的。

顷刻间，天色黑下来了。一个没有光亮的、连绵不断的、无穷无尽的时刻到来了。

他仿佛凭借着一股神奇的力量，在黑暗中爬上了一座峭壁的顶端。脚底下是不可蠡测的深渊，周围是充满恐怖气氛的黑红色雾霭。昏暗中，他窥见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是一座耸立在深渊边缘的殿堂。他很想栖身到那里面去，把自己

藏匿在它那颓败的墙垣之间，以躲避深渊发出的引力。他刚向那儿蹒跚地走了几步，立刻看到那殿堂开始倒塌。它那岩石构成的墙垣默无声息地颓然坍塌和向下坠落。如同糖块在茶水中溶化一般，整个殿堂都在慢慢地土崩瓦解。那硕大的墙体破碎之后，一块块地掉进了深渊，只剩下殿堂的一个角落，象老人仅剩的一颗牙齿那样，孤零零地挺立着。

他无可奈何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透过那火灾烟雾般的昏暗，他瞥见周围还有许多石墙和殿宇。这些殿宇中熄灭了灯火的窗户，好象盲人的眼睛似的向他投射出呆滞的目光。正当他仓惶地寻找栖身之处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殿宇都开始塌毁，仿佛要溶化到浓黑如墨的夜色中去。甚至连他脚下的石壁以及周围的一切也都无可挽回地在渐渐崩溃，只剩下他自己等待最后的毁灭。昏暗的夜色已不再是黑中透红，而是变得完全漆黑了，看不出有丝毫光明的痕迹。这才是真正的深渊中的黑暗呢。

瞬息间，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不知不觉地开始化为灰色，继而变成了白色，以至于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可能是晨曦已经来临；也许，这不过是一种什么莫名其妙的白色吧。

在一片光亮之中，他看到有三个白得耀眼的斑点在缓缓移动着。某个远远的地方似乎响起了一个男子的低音，并可以听到一些个别的词句：

“葡萄糖……去氢可的松……一天三次，每次三片……”

他知道这说话的是医生。只要睁开眼睛，他就可以看见他。但他却连这点儿力气也没有。他对医生没有一点儿好感，对这周围一切白色的东西也都毫无兴趣。他一心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缓慢而又悄悄地隐没到某个听不到声音的地方去。即使这会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他也会觉得分外惬意。然而，在恍惚

中，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偏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

“阿列克山得罗夫，你站远点，站到墙角落里去！”

“这真是受不完的罪。”他一面想，一面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屋子的一角。

“不要这样站着！要面向墙壁。我对你说过了，要站远点！”

他顺从地转身背向全班同学，目光注视着眼前的一堵墙。这堵墙他已经很熟悉了。他曾用指甲在那上面刻写出“拉丁文是死了的……”，这几个词只剩下“语言”一词没有刻写完。他希望科列夫有朝一日能发现它。如果有什么东西能激怒这个冷血动物的话，那就是这句话了。

他面对墙壁，贴近地站着，简直要把鼻子钻进墙里去了。他小心地刻写着最后一个词的字母。教室里炉火升得很旺，空气非常窒闷。在他背后，响起了同学们 噤 噤 噤 噤 的单调的谈话声。起初，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站在这个角落里，就好象赤身露体面对衣着整齐的人们那样，感到异常屈辱。后来，时间一长，也就不觉得怎么样了。班里同学对他的受罚也渐渐习以为常，只顾各人做各人的事情。

他在墙上刻写的稍有点歪斜的印刷体字迹，此刻只需用指甲再划一下，就能清晰可辨。可是，那熟悉的不愉快的声音却又在触动他：

“阿列克山得罗夫，我不是让你站在那里睡觉的！告诉我，这是什么？”

他扭头望着教师，看见他那使人厌恶的僵硬的手正指着黑板上的一句什么话。

“你聋了吗！这里写的是什麼，我问你！”科列夫重复道。

“第六格，‘绝对’一词的第六格。”他本想这样回答，但觉得嗓子发紧，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刚才你在座位上讲得那么来劲儿，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哑巴了？”科列夫阴阳怪气地微笑着说，一面把手插进上衣的口袋里。

阿列克山得罗夫想回答“‘绝对’一词的第六格”。但他喉咙里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就是说，你继续保持沉默？”教师不满地说，同时从口袋里掏出那常见的小记分册，“你一定知道，表明沉默的价值的最好标记不过是‘2’……”。

阿列克山得罗夫使尽力气想喊出“‘绝对’的第六格”这几个字，可是咽喉中发出了溺水似的窒闷的呼声。

他思想中不禁闪过一个念头：“我这是在做梦吧？这一切无非是那个永恒的恶梦。”为了弄清这究竟是不是梦，他看了看周围。周围重又是一片漆黑。他想：“应该把灯打开。如果我的学生服在椅子上，那就说明不是梦。”可是，他浑身无力，没法起身把灯打开。“就这样呆在黑暗中，等待这一切过去吧。”他横了横心，狡黠地微微一笑。正在这时，他所借以藏身的黑暗开始消退。这样，他很快就被暴露在四周潜伏着的危险之中。

周围重新是一片灰色，继而变成白色。在一片白濛濛的亮光中又浮现出一个影影绰绰的洁白的斑点。

“您吃点去氢可的松”。一个声音这样说，但这已不是科列夫的声音。

他煞费力气地睁开双眼，接过三颗暗红色的药丸，下意识地吞服下去。

“喝点水吧……”

他实在无力对付这些讨厌的事情。他重又觉得自己的躯体在向什么地方隐没，并逐渐消失和溶化在越来越浓密的昏暗中。

房间里又是一片漆黑。他感到，有一个沉默不语的人就坐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他必须把一切都尽可能扼要地向那个人解释清楚。

“我之所以来到您这里，是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噢，应该首先说那是些什么事情……已经到了不能不向一个公正的人全部摊开的最后时刻……”

他觉得越是想准确扼要地把话说出来，就越是适得其反，头脑中就越是紊乱如麻。他极力搜索枯肠，以便将那些孤零零的单词排列成句。可是，如同他女儿安琪摆弄积木那样，宝塔刚要搭成，却又颓然倒下，散落得乱七八糟。要是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把灯扭开的话，也许他会思索得清楚一些。可那个人兀自沉默不语，大概是极力耐着性子，在黑暗中等待他开口吧。

“一切都是斯托耶夫的过错。”阿列克山得罗夫禁不住冲口而出。“是斯托耶夫和他那一帮子。”

主要之点一经说出来，往后的话就比较容易了。

“科学的发展不应该停留在重复熟悉的东西上面。一切都是斯托耶夫和他那一帮子的过错。我们停步不前，就是这样造成的。”

他开始在办公桌前徘徊起来。心里想，说出来恐怕也是多余的。他在地毯上不停地来回踱步，直到他明白，不这么做谈话就无法进行下去。要是办公桌后边的那个人把灯扭开，一切就会变得清楚多了。但那个人在黑暗中却一声不吭，无疑是在以更大的耐性注视着自己的举动。于是阿列克山得罗夫骤然伸手到台灯座上扳动开关。房间顿时明亮了。阿列克山得罗夫把目光投向那个人，但什么人也没有看见，长桌那边的椅子空空如也。

房间里的灯的确亮着，是护士进来时把灯打开的。

“该给你抽血了……。”

“抽吧，如果血管还剩下一点什么的话。”他喃喃地说，并竭力把眼睛睁开。

护士注意地看了看他。

“如果现在你不好受，也可以明天早上再抽……但是去氢可的松不能留到明天，也不能留到晚上。”

他站起身来，向靠窗的桌子走了几步，以便让护士早点走开，少管点闲事。三粒暗红色的药丸仍旧摆在碟子里。他拿起来放在嘴里，用小匙舀了一些酸奶，想就着奶把药咽下去。当他听到背后一声门响时，又把小匙放了下来。

窗外的蓝色天幕映衬着花园树木的幢幢黑影。这个花园他并不熟悉。倒是窗外天幕的蓝颜色勾起了他的回忆，使他想起另一件蓝色的东西。想到这里，他感到分外惶恐和不安。至于花园本身倒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不熟悉就让它不熟悉吧，正如这狭窄而高耸的病房和这周围的一切引不起他的兴趣一样。于是，他重新舀了点酸奶，并且一面想：“你们还是把剩下的一点血给我留下吧！”

他们终究还是抽了血，因为那些人只要想到了什么，就一定要做到。你只能穿着那身蓝条子病号服笨拙地站立在诊室里，望着针管底下那小股红褐色的血从你细瘦的胳膊里流出。这正是你自己的血！可悲的是，在你这个蒙着人皮的活标本的体内，毫无价值地循环着这种粘乎乎的液体。这活标本曾对自己抱有多少瑰丽的幻想啊！可是，当这液体停止循环的时候，所有这些幻想和一切的一切都会毫无例外地归于寂灭。

“流不出来，”护士说，“把拳头捏紧点。”

于是你捋了捋你的胳膊，那针管才开始较快地充盈起来。

“够了，用棉花按住。”

你一面按住胳膊上的棉花，一面趿拉着拖鞋从嵌花的地板

上走回房间——那白色而狭小的、比一般坟墓要高出许多的房间。白天，从窗口完全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但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对它不感兴趣。事实上，你对什么都毫无兴趣。更讨厌的是，在几昼夜的梦魇缠绕之后，你怎么也不能真正入睡。当然，你还可以再试试。

这穿蓝条子病号服的人四肢摊开卧在床上。他转过脸朝窗外望去，仅能看见铅灰色的呆滞的天空和一些树木的冻僵的枝梢。他合上眼，躺了一阵子仍不能入睡。他觉得应该利用这空闲的时间考虑点重要的事情，那象湛蓝的光斑一样留在他记忆中，并使他惴惴不安的事情。但这时房门被推开了。地毯上飘过了女人的轻盈的步履。接着一个女医生站到他床边来。

“还好吗？”

对于她，他觉得似曾相识，就象熟悉这周围的一切——房间、窗户、长长的走廊一样。她的乌黑的眼睛和悦地注视着他，红红的嘴唇中露出洁白的牙齿，朝他微笑着。

“好。”他讷讷地说。

“我进来时您睡着了吧？”

她的微笑很动人，梳得很整齐的黑发衬着白色的外衣，使她显得非常妩媚。“职业的乐观精神”，阿列克山得罗夫这样想着。他大声说：

“不，没有睡着。”

“我问您，是因为这样对您有好处。”

“我没睡。”

“好，把衣服撩上去一点。”

他顺从地亮出腹部。那双冰凉的白手按触着他的肝区。

“疼吗？”

“疼……不太厉害……”

“这儿呢？”

“不疼。”

他自己也按摸着腹部，好象是要更好地检查那儿有没有痛的地方。

“不要去找疼的地方。”医生微笑着说。“您不觉得疼的话，就不要去找疼的地方。”

他顺从地用衣服裹好了身体。

“您面色有点黄。不要着急。”

“我根本不知道面白黄了多少。”

“这么说您连镜子也不照了？为什么这样不关心自己呢？”

“您说吧，您是医生。”他这么想，但没有说出来。

“振作振作精神吧，洗一洗，理一理发，您还年轻，不要灰心丧气。”

“我还年轻，正是四五十之间。”

“也算年轻，不过这样不梳洗，就不显年轻。”

“我还需要在这儿呆多久？”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讲价钱了吧？只要您的病治好了，一分钟也不会让您多留的。”

“是的，不过大致要多少时间？”

“一个月左右，要是一切都顺利的话。只要您肯合作，一切会是很顺利的。”

一个月真长得可怕。而如果在睡眠中度过，就不显得太长了，当然这太没有意思。

当一个女清洁工进来时，医生出去了。

“您站到窗前去。”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窗前去，但却顺从地站起身来。这间病房在第二层楼。他朝窗外望，看见下面楼旁的小道上站着他的两个孩子。她们仰着头，耐心地等待爸爸的露面。他打开窗户，冷空气迎面冲了进来。

“爸爸，爸爸在这儿！”

他想向她们呼喊，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哽住了咽喉，因而只是微笑着，挥了挥手。小女儿安琪围她妈妈莎什卡留给她的玫瑰色的围巾。围巾下面露出微笑着的圆圆的脸蛋和一双蓝蓝的大眼睛。她双手抱着一个装着柠檬的口袋。大一点的女儿卡迪亚穿着灰色的冬大衣，大衣的袖子已经磨得很破了。真该给她买件新的，这也只好来年冬天再说了。

“爸爸，您好一些吗？”卡迪亚说。

“好一些了。”阿列克山得罗夫好不容易高声说道。

“能很快好起来吗？”小女儿轮到自己时问道。

他想回答“能很快，很快”，但喉头又发紧了，因此只笑了笑。

“这是怎么搞的？”他听到背后一个男低音说。

阿列克山得罗夫用尽力量在窗口喊道：

“好了，再见吧，安琪，听姐姐的话啊！”

“我会听的。”

“明天我们再来……”

这个穿病号服的人缩回身子，把窗户关上。在门边，主治大夫站在护士和女医生之间，眼睛看着他，好意地责怪道：

“好不容易能站立起来，这会儿又随意行动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要是着了凉，是绝对得不到夸奖的。躺下吧，让我们看看您怎么样了。”

阿列克山得罗夫顺从地平躺在床上，撩起自己的衣服。他突然感到房间里室热的空气和石炭酸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大夫干瘦的手指在他胸腹部来回按动，终于按到了疼痛之处。大夫的白罩衣发出了微微的香烟气味。

“把衣服裹好。”

大夫站起来，两个女人随着走了出去。阿列克山得罗夫

想：“至少应告诉我病情如何了。从五分钟前孩子来过之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此刻，在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那留在他记忆中并使他不能平静的蓝色的斑点。那大概是在几天以前的一个下午，当他在电话里请来他的朋友——医生的时候。那时，他发着高烧，头脑昏昏沉沉，不过，他还能勉强爬起来去打电话。

“应该送你去住院。”医生作完检查后说。

“何必住什么医院！”

“我没有权利把你留在这里。对孩子也有危险。”

医生在电话里接洽和商量了一阵子。

“快穿衣服，救护车一会儿就来。”

阿列克山得罗夫下意识地开始穿衣服。

“别打扮了，又不是去举行婚礼。”

他哪里是在打扮，而是顺手拿着什么就穿什么。不一会儿，防疫站的卫生员来了。她开始用石炭酸喷洒屋子。孩子们远远地缩在一旁。他在走出家门之前，不安地注视着她们。她们在悄悄地哭泣。卡迪亚搂抱着裹在蓝色毛毯里的安琪。半明半暗中，他好不容易看清楚她们。那蓝色的毛毯在窗外昏暗光线的照射下，显得象个蓝色的斑点。

“卡迪亚，好好照顾安琪。在书桌抽屉里有钱。”

小女儿注视着他。她那双哭过的大眼睛在昏暗 中 闪着泪光。

“你们不要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在救护车把他载向夜晚的街道之前，他看见她们兀自靠着窗户，蜷缩在苍茫的暮色中。一路上，时而刺眼的光亮射向他，时而幢幢的阴影掠过他，直到他被梦魇般的黑暗所淹没。

“孩子给您带来了柠檬……”

穿病号服的人睁开了眼睛。卫生员把柠檬口袋放在靠窗的

小桌子上，随后就出去了。

他起身走到桌旁，拿起口袋。嫩黄色的果实的清香使他感到舒适。他笨拙地把口袋抱在怀里，竭力让自己不哭出声来。

“你应该刮一刮胡子，的确是太不修边幅了。”他想。

穿病号服的人走进浴室，站在盥洗池前。镜子里显出一个嘴尖毛长、面容黄瘦、眼睛黯淡无光的几乎是陌生人的脸孔。

“应该打起精神来。为孩子着想，至少应该振作点。”他反复自言自语地说着，一面往脸上刷肥皂水，擦去两颊的泪痕。

确实应该振作起来，不能这样白白耗费生命了。自己背后还留下一大摊子事没去完成。孤苦伶仃的孩子们还在那暗黑的屋子里相依为命呢。

好歹现在有了点空闲。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可以把事情搞出点头绪来。过去的一切都乱了套，搞出点头绪来并不容易。但愿这段时间拖得长些才好呢。

你屡屡感到，一切都紊乱如麻，但同时也期待着终有一日会出现转机。既然一切都糟糕之至，没有再坏的余地了，那就可能开始好转。你曾想，如果不是这一年，兴许就是下一年，坏事总会变成好事。总之，时间对自己是有利的。

可是现在你已经明白，一件事情花费时间太多也并不好。应该一开头就井然有序，余下的时间越多越主动。好好利用一下这段空闲时间吧！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后的机会，那自然更好，更求之不得。

他洗了很久，脸上还是没有过去洗冰水后常出现的那种红晕，虽然刮剃和擦洗一番之后显得象样了一些。但这满脸发黄的奇怪的容颜使他觉得这面庞看起来有些陌生。

“从现在起就应该下定决心：甩开所有无关的事情，”病人这样继续想着。这一番盥洗使他精疲力尽。他只好倚着镜子